

## 今秋的感动 -----（渥太华 - 学歌篇）

仲夏的七月，在一次聚会上，朋友偶然说起有一个乔老师很有意思，专业的合唱指挥，但是幽默风趣，平易近人。朋友坚持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合唱团，我虽对音乐一窍不通，但盛情难却，只好从命，抱着去凑热闹打算。

今年的渥太华夏天，天气出奇的好，不由得让人想走出家门，去尽情享受。带着对夏天的眷恋，上了几次合唱课，开始学习黄河大合唱的歌曲。合唱班里以女声部为主，可能天下的合唱团都如此吧。只十几个男声，再分成高音部和低音部，每声部里有时只有几个人出席，即来之，则安之，我倒还能安下心来，认真学歌。同一个声部的我们几个人，认识起来到也方便，很快便熟识了。黄河大合唱的歌，除了会几句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”以外，我几乎不会别的，看简谱更是门外汉，全凭着跟教唱歌的严老师一句一句地模仿。这个黄河合唱团其实是由两个渥太华本地的合唱团联合组成的，严老师是另一个团的老师，平时就带着一群老年歌友唱歌。虽然已经年过八十，但他腰板笔直，声音洪亮，能弹会唱，更是风雨无阻，从不迟到。就这样，在严老师和歌友的帮教之下，我终于能够混在人群中间哼唱大部分黄河曲目了，顺利渡过扫盲阶段。“划哟，划哟，划哟。。。,我们看见了河岸”。

八月的一个周末，按照约定，乔万钧老师应该从波士顿飞来渥太华授课。带着一分好奇的心情，要看看朋友万分吹捧的人物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儿。比预定的时间稍晚

一些，跟在去接机的歌友身后，走进来一个中年男人，中等身材，中等体型，衣装整齐，头发一丝不乱。随着大家礼貌性的掌声，乔老师略带倦容的脸上，充满着微笑，认真地环顾了一下大家，仿佛要记住每一张脸。先跟认识的几个人打了个招呼，略停片刻，才又对大家开口，依旧微笑着，“不好意思，飞机晚点了”。他的音量不大不小，刚好可以听清楚，音调低沉浑厚，听上去很舒服。仔细看看，普通人的长相，没有好莱坞演员式的招牌脸，反倒让我感到亲近一些。一头乌黑的头发，剪吹得非常整齐。举手投足之间，不慌不忙，带着一点艺术家的优雅。面对着几十个陌生人，似乎完全没有紧张感，倒像是经常见面的老朋友。接下来的谈话，更像是朋友之间的闲聊，“我指挥了很多黄河大合唱，场面特别壮观，观众特别激动，激动得嗷嗷叫，掌声没完没了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，到时候你们想不激动都不行。。。好了，咱们先练练发声。嘘，别说话了。。。”

随后的几次课，穿插在合唱练习的间隙，乔指导介绍了很多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背景，以及在音乐上的成就。带着对黄河母亲河的热爱，和对中华民族一致抗战取得胜利的巨大大信心，冼星海 7 天便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的所有配乐，而 70 多年后，这组歌依然能够让人激动，并传唱在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华人社区。10 年前的 2005 年，乔万钧老师就组织并指挥了波士顿地区的黄河大合唱，获得了观众热情的欢迎。经过这十几年的潜心研究和实践，他对黄河大合唱积累了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指挥经验。2014 年初，乔指导便开始策划一系列的黄河大合唱演出，不停地奔波在波士顿，费城，华盛顿，渥太华等城市之间，义务组织教授黄河大合唱，并无私传授自己的心得。

这是一个升华的过程，乔指导让我们跳出了机械地把歌谱转变为声音的简单过程，从而去理解，去表现，当年中华民族遭受侵略的痛苦，一致抗战的团结，和对最后胜利的信心。音乐只是手段，歌词只是形式，表现出他们背后的精神才是黄河大合唱的最高境界。几次课下来，团里的歌友都觉得获益匪浅，唱出歌来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

这也是一个快乐的过程。我本着滥竽充数的心思，最怕被老师识破，当面批评。这个乔老师实在有趣，明明一个专业的大指挥，却有一分普通老百姓的心思，从不让人难堪，给我这样的人，留足了面子，也只能拼命的努力，坚持唱下去。“。。。男女老少喜-洋-洋”。

作为乔指导 2015 年十场黄河大合唱之一，九月二十六日渥太华也要办一场。这将会是什么样子呢。。。一点激动，一点期待，还有一点担心。